

郁达夫正传

桑逢康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郁达夫正传

桑逢康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郁达夫正传/桑逢康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2010.1
(名家正传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3186-9

I. 郁… II. 桑… III. 郁达夫(1896~1945)—传记
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9641 号

书 名 郁达夫正传

著 者 桑逢康

主 编 金宏达 于 青

责任编辑 丁 卉

责任校对 闻 艺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 180 千

印 张 7.5
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,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186-9

定 价 16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小 引

这套书,特别要说明的,是“正传”二字。

鲁迅先生当年为《阿 Q 正传》题名之时,颇费斟酌,各传名目繁多,皆不好用,最后,便从“闲话休题,言归正传”中提取“正传”二字,用于阿 Q,类乎戏笔。

其实,“正传”实很必需,在一个“戏说”盛行的时代。我们的“名家正传”,便是廓除“戏说”,本于信实,由有研究功力的作者以简赅之文辞,诚恳之态度,状名家之风貌,留历史之真迹。

其先,或已有更宏博厚重的评述,现在的本子,则是较扼要的一种,原因无他,乃是景观太多,时间有限,必得偏劳内行的人士,设计了最佳的路线,逐一指引给我们看。

当然我们期待,借此路径,让更多的名家,走近更多的读者。

主编 启

目录

1	第一章	也为神州泪暗弹
29	第二章	《沉沦》骇俗世
55	第三章	创造复创造
83	第四章	古都伤怀
113	第五章	南北奔波
141	第六章	暴风雨中
177	第七章	异域捐躯

第一章 也为神州泪暗弹

郁达夫，原名文，浙江富阳人。1896年12月7日（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三日）出生。三岁丧父，家境窘迫，仅靠几亩祖传薄田和母亲陆氏摆设炒货摊维持生计。七岁入乡塾启蒙。1907至1911年就读于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，后考入杭州府中学。1912年夏转入美国长老会办的之江大学预科，未及半载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。次年春改读美国浸礼会在杭州办的蕙兰中学，仅三个月即中断学业回乡。

1913年10月上旬，十八岁的郁达夫跟着长兄郁曼陀东渡日本求学。那时郁曼陀在北京高等审判厅任推事，被派赴日本考察司法。同行的还有郁曼陀续弦的妻子陈碧岑。

太阳冉冉地升高了。“长崎丸”轮船慢慢驶离了上海杨树浦汇山码头。经黄浦江，出长江口，像一条巨鲸冲入了茫茫的大海。故国的陆地，本来是由青翠的浅山、金黄色的沙滩、耸立在岸边

的灯塔和建筑物组成了立体的画面，随着轮船的渐行渐远，速度加快，渐渐缩成了飘浮在海面上的一条直线，又浓缩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，在海与天的交接处上下跳动着。

郁达夫鹄立在船舱的后部，西望着祖国的天空。红日已经变得白晶晶的了；那一个远远的在波涛起伏中跳动着的小小的黑点，也终于被地平线的空虚所吞没。

一切熟悉而又亲切的东西都在眼前消失了。然而郁达夫却一点儿离乡去国的悲感都没有。相反，海天一碧，无涯无际，使他知道世界原来竟如此广阔！而自由自在飞翔嬉戏的白鸥水鸟，又使他感受到了自由的乐趣。从故国封建的樊篱中挣脱出来，他在精神上得到了莫大的解放。

在海上的航行，郁达夫终日立在船楼上，饱吸着天空海阔的自由空气，尽情地欣赏着大海的种种美妙奇景。海上的日出日落，无比壮丽，无比辉煌。第一次出海的郁达夫，见到如此壮观的景象，真像是参加盛典一样。海水随着深浅不同以及阳光的强弱，日夜的交替，变换着各种颜色：有时蔚蓝，有时赤红，有时暗绿，有时浓黑。它们仿佛在预示着郁达夫色彩斑斓的，而又变幻莫测的前程。夜晚，躺在甲板上仰望那天幕上的秋星，整个身子随着波涛的起伏一起一落，就好像重新回到了婴儿时期，睡在母亲轻轻晃动着的摇篮里。此时郁达夫身心俱净，一切杂念都荡然无存，只有玫瑰色的希望和梦幻占据着他的心灵。被一种强烈的热情所驱使，为一种美丽的憧憬所吸引，他几乎是怀着一种类似于狂欢的心情，任轮船载着他驰骋过波涛的峰顶，奔向那个富有诱惑力的岛国——日本。

船到了长崎港口。日本西部的这个通商口岸，小岛纵横，山青水碧。郁达夫在这里初次见到了日本的文化和日本的民俗与民风。那时正值他十八岁的青春期，在他的眼里，长崎真像是一个

活泼天真、清丽可爱的少女。

濑户内海介于日本本州和九州、四国之间，系从东到西一条狭长的水域。当轮船驶过濑户内海时，郁达夫望着四周如画、明媚无比的两岸的山光月色，恍如置身在仙境中一般，禁不住赞叹道：

“呀！呀！蓬莱仙岛，所指的不知是否就是这一块地方？”

“怕不是吧？”郁曼陀摇摇头说，“蓬莱和瀛洲，相传都在渤海中呢。”

陈碧岑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怎么，文弟想要做一个访蓬瀛的方士么？”

郁达夫两眼痴痴地眺望着两岸秀丽的景色，和星罗棋布的果园、垦植园。在内心深处，他当时的确是把日本当做自己理想中的蓬莱仙岛的。

忽然，几艘日本海军的战舰从远处泼刺刺地冲了过来。平静的海面被劈开了；从巨大的烟囱里冒出的滚滚浓烟，在一碧如洗的天空里划了几道又粗又长的黑线，然后又慢慢飘散开去，变成了一团团烟云。

“呜！——呜——”轮船赶紧拉响了汽笛，规规矩矩地让在一边。

一字形编队的日本海军舰队飞也似的冲了过去。舰上的官兵们一个个耀武扬威，充满了杀气。

轮船上的日本人都齐声欢呼起来：

——“这是要开到青岛去的啦！”

——“不，也许是要去上海。”

——“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海军，哪儿都能去的呀！”

——“俄国不是对手，中国更不在话下。以后就看和美国一比高低了！”

郁达夫默默地听着，他的头嗡嗡直响，好像挨了一闷棍似的。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耻辱，使得他在那些欢呼雀跃的日本人面前简直抬不起头来。

“中国呀中国，你怎么不强大起来！”

他暗暗向上天祷告，眼泪快要滚下来了。

由神户到大阪。去京都。去名古屋。郁达夫跟着兄嫂一路上且玩且行，到东京时已经是十月将尽了。他们在小石川区一处高台上租了房子。安顿停当之后，就开始了新的异国生活。

二

当时，日本与中国曾有国立五校开放接受中国留学生的约定。中国的留日学生，只要能考上这五所学校，一直到毕业为止，可以领到官费。郁达夫在国内只断断续续地读过中学，日语又一窍不通，所以他在这十年的十一月，先入了学日文的夜校与补习中学功课的正则预备班，决心努力苦读一番，实现自己报国的宏愿。

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。先到附近的一所神社的草地上，像一个刚刚启蒙的一年级小学生一样，高声朗诵着日文的初级课本：

“上野的樱花已经开了。”

“我有着许多的朋友。”

一开始他的读音是很不准确的，尤其是卷舌音总也发不好。在神社里散步或做早操的日本人笑话他：

“哪里来的蹩脚货，还故意模仿江户腔呢！”

东京旧称江户，江户腔就是东京话，是日本的标准语言。郁达夫并不理会别人的嘲笑，他微红着脸，一边继续高声朗读着，一边心里在想：

“日本的樱花是非常美丽的。可是日本人——他们会不会把我看作是一个朋友呢？”

一直读到八点，才嚼着面包，步行三里多路，赶到神田的正则学校里去补习功课。即便刮风下雪也从未中断过。

在经济上他当时还是全部要依赖大哥的，郁曼陀给他每天的零用钱是二角大洋。

“请给我一杯牛奶，两片面包……”

郁达夫向牛奶店的女主人说道。由于每天得用二角大洋吃午餐和晚饭，所以他只能吃最简易、经济而又实惠的食品。小菜常常是几块硬得同木片一样的牛蒡，他没有时间细嚼慢咽，只好胡乱咬几下，几乎是囫囵吞枣似的吞了下去。

“咯咯！……”

一不小心，那木片似的牛蒡堵住了喉管，憋得他满脸通红。

“来啦，来啦！”

牛奶店主人的女儿赶紧端过来一杯牛奶。她大约有十七八岁的样子，不知是出于什么缘故，她经常背着母亲给郁达夫的牛奶里多放上一勺糖，还时不时地朝他微微笑着，露出雪白整齐的一排玉齿。不过那时的郁达夫正在潜心读书，根本没有体味出她的笑容中包含有什么意义……

晚上，又是整整三个钟头的日文的夜课。

这是郁达夫最有规律，也最为紧张和艰苦的一段学习生活。为了争取考上官费生，郁达夫拼命地学习着，大有“头悬梁锥刺股”的劲头。

“三弟，你真是用功啊！”大嫂陈碧岑夸道。

“哪里，哪里，比起古人来，还差得远呢。”郁达夫微微一笑，又埋头读起书来了。

大嫂未免有些心疼：“你也得注意身体才是啊，你本来就瘦弱得很呢！”

郁曼陀在一旁说道：“碧岑，你莫管他。我国文化落后，不发

愤一番，怕是考不上日本的学校呢。再说，也会让日本人耻笑我们中国人无能。”

听了大哥的话，郁达夫陷入深深的思考中。

“日本的文化，虽则缺乏独创性，但它的模仿，却是富有创造的意义的。明治的一代，已经完成了它的维新的工作；老树接上了青枝，旧囊装入了新酒，浑成圆熟，差不多丝毫的破绽都看不出来了。新兴国家的气象，原属雄伟；新兴国民的举止，原也豁达。但对于奄奄一息的我们这东方古国，尤其是暴露己国文化落伍的中国留学生，却终于是一种绝大的威胁呢！……”

郁达夫知道自己肩负着的责任，又明了所受到的威胁，决心更加发愤，在知识的竞赛上绝不能遭受北洋水师那样的败绩。

天气一天一天地冷起来了，北风夹着雨雪，一阵紧似一阵。郁达夫顶着风雪坚持去正则学校补课。由于天天步行的缘故，皮鞋前头裂了一个口子，后跟也磨穿了孔，身上穿着一套夹呢学生装，那还是来日本之前在上海做的。东京可比故乡富阳冷得多了，风像刀子一样割着他的皮肉，雨雪把衣服也打湿了，他冻得瑟瑟发抖。那套学生装穿在身上，简直仍同裸着的一样。

他想了一个御寒的法子。于是便在被雨雪弄得泥泞的路上歪歪扭扭地奔跑起来，嘴里还像在学校上体操课时那样喊着：

“一——二！一——二！”

他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学校。身上微微出汗了。一坐就是几个钟头。外面淋了雨雪，身上又出了汗，两下一夹攻，他感冒了，连日咳嗽不止。

看到他这个样子，一位几年前入过陆军士官学校的同乡，送给了他一件陆军制服。郁达夫穿在身上，高兴地说道：

“这下可好啦！晴天可以当外套，雨天可以当雨衣，这件制服可以一物两用哪！”

这一个冬天，他就靠着这一件厚厚的陆军粗呢制服抵挡严寒。

半年的苦学，使郁达夫在知识上有了长足的进步。然而由于寒冷和过度劳累，给他种下了致命的呼吸器官病症。

转眼到了第二年的夏季。招考期临近了。

像机器加速了运转似的，郁达夫对功课与日语的学习也更加紧了速度。晚上十一时就寝本来是他的习惯，但到了三月以后，就一天一天地延长了。他的苦读已经不分白昼还是黑夜。

已经是子夜十二点了。大嫂早已睡去。大哥连连打着呵欠，对他说：

“我可熬不住了。你也早些休息吧，别太晚了！”

“唔唔。”

郁达夫嘴里答应着，但他并未离开书案。考试的科目相当繁杂，有国语听写作文、国语会话、数学、算术、代数、几何、英语（包括日译英和英译日），他和教科书茕茕相对。有些地方真和木片似的牛蒡一样难啃，但他不能再囫囵吞枣，他要把那些书本细细地咀嚼和消化。在获取知识这一点来说，他的大脑是一副极好的胃口呢！

“呜！呜！——”

附近炮兵工厂的汽笛声响了。已经是早晨五点钟放夜工的时候，东方天上露出鱼肚白的曙色。

郁达夫就这样苦读了一个又一个通宵。

结果总算得到了相应的报酬：这一年夏季他考取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，获得官费生资格。

三

临近开学之际，郁曼陀接到指令，回国任北京大理院推事。郁曼陀偕同妻子陈碧岑于八月底乘火车离开东京，取道神户回国。

郁达夫送走了大哥、大嫂之后，就从小石川区搬进了学校宿舍，在日本长达八年之久的留学生活，正式开始了……

日本的高等学校是分科的。那时中国留日学生大多数只想获得官费，对于学科的选择是否适合自己的本性，是否适应国家与民族的要求，却并不太注意。郁达夫按照自己的志愿和兴趣，本来打算学文科，可是大哥却认为将来医生较有出路，来信劝他学医科。郁达夫遵从了大哥的意见，在预科学习即将结业时转入三部（医科）。

他怀着跃跃一试的心情走进教室里去。按当时日本学校的规定，一般学生是依成绩顺序由后向前入座的，但留学生则被指定坐在最前列，因而郁达夫常常坐在最前面。他还时不时地在教室里吃小食。有一次，他刚把一小块饼干丢进嘴里，化学教授管沼先生在点名时正好叫到他的名字：

“郁文君！”

“Hai！”

郁达夫赶忙把嘴里的饼干吐出来，用日本话大声回答道，这一下引得许多同学大笑起来。一团和气的管沼先生只当没有看见，又继续点名。

“郭开贞君！”

郁达夫回头一看，才知道那个头发剃得光光，脸色苍白，态度有几分高傲而又常作豪笑的四川籍同学叫郭开贞（后改名郭沫若）。

郁达夫和郭沫若在东京一高预科读书期间是同班同学。

下课后，郁达夫问郭沫若：

“郭君，你为什么上三部呢？”

郭沫若笑了笑，说：“认真是想学一点医，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。”

郁达夫点点头说：“我也是——不为良相当良医！”

他们都怀着学以报国的志愿，但是，学习生活远不是平静的。作为强邻的日本，更不是他们理想中的可以安心读书的世外桃源。

夜静灯青，风凄月白。郁达夫展开了一幅中国地图，先在地图上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圆点：那就是自己的家乡浙江富阳县。1896年12月7日（夏历十一月初三日）的夜半，郁达夫出生在这里的一个破落的书香世家里。当时正是民族灾难十分深重的年代。古老而又落后的中国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，不得不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、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。腐败的满清王朝把巨额的战争赔款又转嫁到老百姓身上，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不堪。郁达夫认为自己的出生是“一出结构并不很好而尚未完成的悲剧”，自从呱呱落地起，他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。三岁时父亲病故，全家的重担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肩上。然而只有孤儿寡母的人家，又哪能不受一点邻居亲戚们的欺凌？家里的田产被盗卖了，堆在乡下的租谷被窃去了，祖坟山上的树被砍了……母亲据理力争也无济于事，转来时只有在父亲的坟前痛哭一场。母亲哭了，小小的郁达夫也跟着哭起来。这时，翠花便会将他抱入怀中，用柔和的话语来慰抚他。翠花，一个十五六岁的婢女，是郁达夫幼小心灵中的天使。他和她与其说是主仆，不如说是姐弟。现在坐在远离故乡的异国的屋子里，看着自己国家的地图，郁达夫的心仿佛又回到了故国故乡的故园中。他想起了小时候常常跟着翠花到南门码头，坐在一块水边的大石条上，在太阳里张望着江中来往的帆樯。那狭长的白点，水面上一条，水底下一条，似飞云也似白象，以青红的山、深蓝的天和水做了背景，悠闲地无声地在江面上滑走。富春江从县城东南绕过，江水澄清得可以照见浮在水面上的鸭嘴的斑纹，两岸长着乌桕树，槭树，枫树，一碧长天，张开了笑口……

家在严陵滩下住，秦时风物晋山川。
碧桃三月花如锦，来往春江有钓船。

他轻轻地吟道，又从故乡的这一个小小的圆点放眼望开去，仿佛祖国的大好河山尽在眼前。他深情地抚摸着这张地图，心里涌起一股无限热爱和眷恋的情绪。

“啊！国事日非，如此江山竟受制于人，真是可悲可叹！”

1914年9月至11月间，日本借口对德宣战，武装攻占原为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省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。1915年5月9日，日本又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旨在使中国殖民地化的二十一条。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倒毙后，继承其反动和卖国衣钵的段祺瑞政府于1918年对日本的侵略要求表示“欣然同意”。全国舆论为之大哗，年轻的郁达夫怀着无比的忧愤，写信问在北京供职的大哥：

“中国政局如何？中日又有交涉，不知亦能和平了结否？”

“国事弟意当由根本问题着想，欲整理颓政，非改革社会不可。”

大哥回信劝他安心在日本读书。

然而郁达夫此时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变化。由于医科费用太大，自己又爱好文科，所以于1916年秋季改读了文科，专攻法学部政治学科，并从一年级重新读起。因此，他高等学校毕业比别人要晚一年以上。

这一举动遭到了郁曼陀的责备。兄弟之间发生了不小的龃龉。

郁达夫泣血陈情，坚求留学生监督为其改入第一部文科，并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，或仅仅凭着年轻人的一时热情和冲动。还在他十三岁的那一年冬天，皇帝（光绪）死了，小小的富阳县里也来了哀诏。郁达夫正在县立高等小学堂里上学。熊成基的安徽

起义，无知幼弱的溥仪的入嗣，帝室的荒淫，种族的歧异，都从几位阅报的教员的口里，传入了学生的耳朵。尤其是有这样一件事，给了少年郁达夫深刻的印象——

那一堂课是上国文。国文教员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慢条斯理地给学生们讲“之乎者也矣焉哉”，他拿出了一张报纸，指着一位青年军官的半身肖像，义愤填膺地对同学们说道：

“这一位革命义士，在哈尔滨被捕，在吉林被满清的大员及汉族的卖国奴等生生地杀掉了。我们要复仇，我们要努力用功！”

郁达夫稚嫩的脸上泛着激动的红光。报纸上的那位革命义士的遗像本来是小小的，而且有些模糊不清，但在他的眼里，这却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。崇拜英雄者莫如少年，效法英雄者多是青年。国文教员的一席话，在郁达夫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“种族”、“革命”、“国家”等等概念的种子。尽管那时他年纪还小，但他立志将来一定要有一番作为。

这一天晚上，郁达夫做了一个梦，那位革命义士跑来唤他道：

“走，小弟弟，我们一起救国去！”

郁达夫从床上一跃而起，就要跟着青年军官去冲锋陷阵。可是却怎么也迈不开腿，急得他大喊大叫。

醒来一看，仍是黑沉沉的夜。北风在呼啸着。

忧能伤人，但忧亦能启智。在嘉兴府中学读了半年书以后，郁达夫长得像一个大人了。暑假中重回故乡期间，他沉醉于路过杭州时在梅花碑的旧书铺上买来的三部书：一部是黎城靳氏的《吴（梅村）诗集览》；一部是无名氏编的《庚子拳匪始末记》，这一部书从戊戌政变说起，说到六君子的遇害，李莲英的受宠，八国联军的入侵，圆明园的被焚等，使郁达夫激起了满腔义愤；还有一部书，是署名曲阜生鲁阳孔氏编定的《普天忠愤集》，甲午前后的章奏议论，诗词赋颂等慷慨激昂的文章收集得很多。郁达夫

读了之后，觉得中国还有不少的人才，国家大约是不会亡的。

“啊啊！只是恨我出世太迟了，前既不能见吴梅村那样的诗人，和他去做个朋友；后又不曾躬逢着甲午庚子的两次大难，去冲锋陷阵地尝一尝打仗的滋味。”

他为自己惋惜，于是又想起了那个奇怪的梦。

一个人心中的愤懑和不平，只要有了机会，总是要爆发出来的。

在美国长老会办的之江大学预科（原名育英学校），郁达夫参加了反对校长压迫的风潮，结果他被开除了。

在美国浸礼会办的蕙兰中学，校内的空气自然也不平静。尤其是那位做教务长的绍兴人，简直是奴颜婢膝、谄事外人、趾高气扬、压迫同种的典型洋狗，郁达夫最气愤他不过。

“来他一下罢！”

“吃吃狗肉看！”

“顶好先敲他一顿！”

各种密议与策略在学生们中间沸腾着。像这样一种不平、怨愤以及人心跃跃欲动的空气，绝不只是一个教会学校里的舆情。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，整个社会都在颠簸波动。

一个冬晴的午后，郁达夫走出候潮门，上江干坐夜航船回故乡富阳去。绝望于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，他决定回乡自修。“牢狱变相的你这座教会学校啊！以后你对我还更能加以压迫么？”

“我们将比比试试，看将来是你的成绩好，还是我的成绩好？”

“被解放了！以后便是凭我自己去努力，自己去奋斗的远大的前程！”

辛亥革命爆发了。这消息恰似晴天的霹雳一样，马上就震动了全国。在故乡索居苦读的郁达夫，也日日地紧张着，日日地渴望着革命党人的到来。